

烏青鎮志卷四十一

清烏鎮同知董世寧原修

里 人盧學溥續修

舊聞上

義例參差難以類入顧遺言舊事傳之古昔先民卽無關於大道掇而錄之藉廣異聞用資多識志舊聞

宋淳熙間道人祝道誠者行誼頗著見夢於鎮人黃巖丞顧元龍曰我當爲公之子但公無家眷在此我故託生黃巖民項氏家元龍夢覺甚奇之翼日詢訪有項氏婦是夜果產一男婦亦夢神人謂曰所生者非汝子當爲顧邑丞子於是元烏青鎮志

卷四十一 舊聞上 一

龍隨收爲己子以其生于巖邑遂名巖及元龍任滿歸道誠徒又夢神謂曰爾師明日未時歸爾可至通湖橋相候徒如期往元龍詢其詳巖生之日卽道誠之死日也巖後仕至禮部尙書

李志

元末桐鄉縣後朱村徐通判素慕洞賓朝夕供禮一日疽發于背勢垂死猶扶起禮之如昔偶見淨水盂下白紙一幅視之有詩云紛紛墓土黃金屑片片花飛白玉芝君主一勛臣四兩調和服下卽平夷意其仙方然不知何物爲黃金白玉乃召仙以大黃白芷爲問仙曰然服之果驗後以之醫人無不效徐無子方竟傳壻沈氏至今沈以此治生數百里來貨

藥者無虛日族大而分數十家惟嫡支居大椿樹下者藥乃
驗沈子嘗從吾友俞院判學嘗聞其藥今加川山甲當歸鬚
金銀花矣然大黃既多以下爲主不問陰陽之毒而投之恐
亦有害然源源往醫獨于椿樹下者驗豈非天固與之歟

七修

稿類

予嘗纂談圃載元豐間修城掘得一物活而如人但無眉目
或謂之太歲正德末崇德地名高田村民家掘地得活小兒
卽時燒死此又不知何異也

同上

吾友王天雨云家後有張姓者曾獲一雁置於中亭明年有
雁自天鳴亭雁和之久而天雁遂下彼此以頸絞死于樓前

烏青鎮志

卷四十一

舊聞上

二

後因名樓曰雙雁

同上

宏治中

李志作
永樂初

太倉孫廷愼行販安吉往來皂林見巡司獲

盜三人其人是烏鎮大族伍氏家丁也蓋其家每歲畜蠶因
蠶多桑薄飼之不繼乃棄蠶十餘筐瘞之士窖中三人仍駕
船往市桑葉舟還途次忽一大鯉躍入舟中三人喜其罕得
載歸舟經皂林巡司異其小船而用兩櫓急駕疑之遂追捕
至檢其外見頭倉有人腿一三人自相驚駭巡司卽縛解按
察司拷掠甚至詰其身屍所在三人不勝煅煉不得已而認
之云見埋在家隙地內主司卽命吏卒人等押至其家妄指
一地發之正是瘞蠶處蠶皆不見惟一屍身軀完全乃少一

腿事適符合併家主俱抵罪

治世
餘聞

烏鎮車溪居民顏氏畜一犬警而馴顏氏夫婦業傭留小女子守舍並舍有瀦池女戲其側跌而溺父母不知也忽見犬至前鳴吠異于他時且行且顧若將有所導者顏怪之又其首脊皆苔萍纏繞憂疑心動乃從而還家則女子在池奄奄僅存餘息叩之四鄰無應者攜歸灌救半日始醒問所以然曰頗記初墮時犬從岸跳躑既淪溺就死不能復知其何以得免也視其足踝有齒痕隱而不傷於是知爲犬所拯云

增補

夸堅
志

陳先生觀號桂月竹邱先生之父也宏治壬子中浙江鄉試

烏青鎮志

卷四十一

舊聞上

三

時未有報捷者先生亦無家僮歸報越三日撤鹿鳴宴回有一大紅旗上書魁字時亦未聞有旂帳也宏治壬子至李臨川先生時八十餘年耳一變而童子進學報者接踵古今風俗淳澆之態懸絕可慨矣哉

見聞
記訓

烏鎮王雨舟承祖父鉅產嗜學讀書法書名刻盈寶峴樓騷人墨士日常滿座外若放浪中實介然決擇有優人乘醉呼公名辱罵家人欲詰責之公不許一日宴客召其人歌而侑觴公語家人曰我與客坐彼獨立而歌不止辱之也公嘗用重值售古鏡一圓出以示門下客一不加意鏡墮地破其人跼蹐不勝公慰之曰吾前所云重價給君爾實價不過兩許

君毋芥帶于心也其厚德類此

同上

嘉靖間里人夜過鐵店巷遇一美鬢時路淖託負過淖處其人負之過別去至夜鬢來其家與之歡爲常其人後疑之而其鬢已知曰我實非人也然無害于汝汝無懼始識爲妖其人謂曰沈宗善家好汝去不可妖他妖曰彼家牆高又多犬且彼福人非我可近故不去其人後役北方當發妖曰汝挈我同行其人曰不可有押役在妖曰彼何知至揚州我別有投比至揚州別去後二年其人還過揚州逆旅主人言比年此間有妖大爲患其人心知前事不言

沈氏家乘

萬曆壬午五月某日薄暮余在沈氏阡步書塾立水次前去

烏青鎮志

卷四十一

舊聞上

四

烏鎮雙林可二十里遙聞喊聲若數千人舟衝擊鼓噪甚厲漸近在百步內立處皆震主人以小舟遁去余無如何獨身待既暝樹頭皆有火須臾通紅照如白日火光中甲士揮戈之狀土人或見或不見似因其強弱旺衰而分別者久之匝四圍皆遍唯余立處尙暗未能越河而犯也呼嘯與啼哭聲震天余心知幻術不足畏酌數盃就枕天曉寂然凡數日有黠者窺見小舟中止一二人翦紙作人馬長不數寸密報添設館來捕纔至將就縛已隱形不見大噪收其囊沉其舟囊中符籙之類皆不可辨悉焚之乃息

朱平涵記

萬曆乙未烏鎮夏司寇建宅傍有舊墓發而棄之子女殞者

七人 湧幢小品

李臨川先生頗好吟咏家貧止一敝舟出入或勸易之不應所雇乳母適其夫至留宿有娠大恚曰吾何面目見主翁縊死舟中先生憐而葬之並棄其舟一日借他舟過余頗華壯余目之良久先生笑曰我已添得此舟矣余曰未然必定有說坐定吐實為泫然久之所云仁心為質者于李先生見之同上

李臨川與范屏麓善屏麓有愛子阿瞞私以二百金寄臨川曰俟兒長大卒與之屏麓身沒瞞甚無藉臨川歸其金于吳夫人夫人初甚喜已訝曰老悖酷愛庶孽豈止二百金哉更

烏青鎮志

卷四十一

舊聞上

五

索之臨川瞠目不言又數年夫人得故籍所寄止二百金乃

悟往謝罪

西山日記

歸安嵇長卿少年簡傲獲罪嘉興某推官坐死高文襄營救獲免比還里困甚歲暮大雪李給事樂語家人曰此時嵇公子必大困因載酒熾炭權舟從之見嵇方坐涯次酌水相與劇飲而別茗中傳為佳話云

靜志居詩話

陳幼學為湖州知府凶年發粟賑飢有搶掠者殺無赦禁酒樓妓館毀烏鎮淫店二十餘間一方肅清民稱頌焉

言行錄

余垂齧時嘗赴親鄰之席水菓不過五盤穀不過六盤湯不過三盞此喜筵也若歲朝鄰人相呼坐客或五六人或八九

人俱冷殺四品以有蒂磁鍾輪飲並無一客一杯者自予弱冠後此風杳不可復見矣

見聞雜記

吾鄉萬曆十六年荒甚有一郡伯令窮民至富家食粥百十成羣幾至大亂又下令囤米之家止許賣一兩一石米愈不出價日益高到一兩六錢一石纔住此郡伯甚是清介然何補于荒政也

同上

里中有中人之家貸錢開油餅坊其雇工人與市上一人劇飲而醉相毆雇工人推其人墮水死主人不知也事聞于官官不詰責下手之人主人費六七十金半償死者之家半賂衙門人事竟得寢今嘉湖間皆然假如親弟殺人貧甚有兄烏青鎮志

卷四十一

舊聞上

六

饒裕被害家竟訟其兄而置其弟財盡家破纔罷亦不聞弟有仗義脫兄者此等冤枉朝廷何由而知不佞竊憤之然舌柔于縣卽對有司道着彼亦認作老人迂濶爾

同上

密印寺僧責以通詩書識世故者甚少大都勤儉守家是其所長而學爲詞狀恃老害人處同居之僧不少含忍玷辱山門則五十年來自惠鏗始萬曆辛丑之冬臥火櫃中火自下起四旁皆焚鏗身受慘毒越二日而死天道無心此舉若有擇焉奇矣哉

同上

里中故有佛會如老人婆子輩念佛羣聚而已自萬曆辛丑惡少始倡觀音會則費在二三百金以上矣強人之所不欲

以陰濟其私官司不爲禁約明年壬寅則風益熾費近五六
百金而四郊鄉村之家爭來市上親友家看會說者云共費
千金無故而裂繒市馬聚娼碎金拆柵卸坊侈靡無狀事屬
不祥儻踐蹈爭鬪之禍出自意外不知誰任其咎哉予力不
能止姑論其理如此

同上

里有土妓某氏厥夫嘗作短工于密印僧家知僧囊頗饒傍
人唆之告僧淫其妻事上郡守陳公幼學郡批烏程問理烏
程已撻僧具由報矣陳公覆審密召鐵佛一僧置之問房厥
夫亦遠置門外召婦問曰若所告僧若熟識其面乎婦曰淫
我日久屢送我某物某物如何不認得詢實召鐵佛寺僧出

烏青鎮志

卷四十一

舊聞上

七

問婦曰是乎若却認得乎婦曰正是太守大笑縛其夫進痛
責之婦亦去衣決密印僧冤得白觀者咸稱快焉

同上

兩鎮通弊之大者牙人以招商爲業初至牙主人豐其款待
割鵝開宴招妓演戲以爲常商貨散去商本主人私收用度
如己囊中物致商累月經年坐守者有之禮貌漸衰而供給
漸薄矣情狀甚慘官斯地者慎勿等爲徵債漫不經心可也

同上

嘉湖間時俗淺見凡祖父客死其柩皆不入室云冷屍入後
人不利也然則子孫爲利而逐其祖父祖父爲不利而不得
入其所創之居可哀可笑甚矣吾鄉錢五郎槐江卒京邸其

子夢得夢傅迎柩入屋兩家自槐江故後寢昌寢隆絕無一
毫不利豈不足訂千古四方之迷哉余謂二子此舉違俗從
禮便是家道興隆之象

同上

里中許彥芳彥才兄弟同居彥芳瞽目予少同其兒輩讀書
日覩盛暑彥才攜其兄手合口歌唐人詩往復數四不倦此
同氣白首盛事甚有故家遺風焉

同上

鎮之北五里許吳江地方有高三者行盜二三十年專匿六
里壩夜殺人少府羅公斗檢其家贓物如員領金銀帶扇墨
牙箸等無不具備他可知也成獄死獄中不及正罪人謂其
有餘辜也羅後以酷去官坐提問劾章有誣良民高三爲盜

烏青鎮志

卷四十一

舊聞上

八

等句皆本郡節推公手筆上司不察而過聽之天下古今之
大冤也節推公年未四旬而卒未必非誣善之報歟

同上

官無大小皆稱曰老人無老幼皆稱曰翁曾于題疏中見此
四語哀時也今以老字復加于無官年少之夫謬舛甚矣予
少爲舉人時表兄亞卿沈公還里陳竹邱先生年長於亞卿
止稱曰少吳未嘗稱老亦不稱翁先贈君亦止稱少吳醫士
金樗邱年頗高其見先贈君必高聲呼曰母姨夫今家人伯
叔姪兄弟相揖不口呼其尊者多矣稱子姪之號者亦有
之嘉靖時不如是也

同上

添設二守褚公國祥武進人庚辰進士寬平簡易清守不緇

北柵姚姓者妻以久病亡其父告壻毆死公准其詞不發行
下午特至北柵下役不知所之入姚姓家妻尙未殮也驗無
毆死狀呼兩造而俱釋之不聞有一錢之費也一日公出更
深回衙適轎船落後命一門子同快兵持手燈步回地方不
知爲少府公其古道可取焉太守陳公幼學主持近祀人名
宦李子曰褚公爲官所謂三事克修者初任浦城孰不謂當
行取乃因越囚三人不與陞二守又值吾鎮添設清苦百倍
稱貸三百金供應上官過客卒以終養去補官東兗治河非
其所長復議調歸未久而病卒也天子廉吏何不垂憫至是
哉

同上

烏青鎮志

卷四十一

舊聞上

九

判湖州府事胡公涵白偶以公事至鎮鎮南柵一人活活故
殺六歲小兒詐人財業已經縣結局處和矣我輩偶談及公
曰朝廷豈有此法差人拘來另鞫依律擬父軍罪一時上官
無不允從者若在今日不以胡爲生事必以爲出位孰肯挺
身爲是兒雪此冤哉

同上

善莫大于揚人之德惡莫甚于言人之非余少時訪窗友某
見其父伯輩聚首所談只嗤笑人譏訕人若以爲樂事也弟
若兄不但暮年不得其所其死也皆從俗火化今子孫皆零
落不振可鑒已夫

同上

隆慶丁卯歲大江以南流言選取宮人民間女年八歲以上

者俱嫁出良賤爲婚不可勝紀鎮人陸君相有女年二十眾勸從權忽親陸曰萬萬無是事也皇家選宮女須用北人南人必不與選萬一吾女與選何福勝戴吾當親送入宮耳女竟以禮如期歸時俗元旦供天馬設香燭糕果名曰接天君曰吾家房子窄小何能容太上天尊違眾不從其他賽神事一切不尊不信可以訂頑公殆賈而儒者矣同上

宋淮海王第三子廟在車溪九里松之西至和元年五月大風雨擁廟入水漂至車口堰北四里而止感夢于密印寺僧仲翔告以欲遷里人驚異以是年重建于柞溪稱下廟焉嘉興

府志

烏青鎮志

卷四十一

舊聞上

十

崇禎癸酉年一鄉民頗饒婦有冶容民死奸徒挾多兇強入寢室誣稱此婦已再醮于我擁污之據其家貲民族憤激合詞鳴于青鎮分署彼兇將髮妻毒鳩以塞眾口誣懇上官二三孝廉庇之反拘族鄰數十人分禁邑人罷市同上

吳中惡棍專伺人家幼兒女出外騙去僻靜處實放擇可賣者賣之不可賣者或擦其目使盲或捩其喉使啞或斷其手足若癱瘓百般致其殘疾放之街坊人見其疾痛憐而與錢暮歸則惡棍盡收其所乞女則淫之以舟載數人屢換其處日可得千餘錢惡棍用此致富後至烏鎮拐一女禁在船艙事露送之官時禾守盧法嚴棍以重賄央情盧逾怒立置之

死其已受害者盡歸鄉里

聞見
卮言

唐世涵郡之烏戍人年十六爲諸生英英欲上父實甫與擇婚而中表顧館周氏周固素封顧以伊女爲請而周之戚屬黃敬甫與唐善佐之周遂允焉及卜日下定顧因與黃俱之周氏忽鍵門弗得入闐無人聲及訪比鄰知彼婦爲弟誕以唐貧竟夜辱周老不得寧周老旦晨出不知所往二人旣無可柰何踟躕者久之愧無以報實甫黃卒然謂顧曰寒門雖貧而小女頗惠淑于周非敢自媒聊以解辱命之罪唯足下圖之顧具以告實甫實甫大喜從之且邀黃樂飲而罷世涵年十八登第明年丙戌成進士授崇明令娶婦之任道經周

烏青鎮志

卷四十一

舊聞上

十一

氏其女尙未字世涵固少年雋才而黃女容德無比爲一時

冠絕周氏婦幾恚死

簪雲樓
雜記

姚莊顧文虎累葉簪紱習享豐郁忽一日促家人持竹批解褲受杖二十後習爲故常間用稍輕輒加呵責或反以杖杖之必重下乃呼快心如是數年漸覺疼痛而止醫者聞之曰過嗜辛辣發物則熱毒內訏因成癢適打散不至上攻否則疽發背而死矣此富貴人炯鑒也

同上

明鄞縣陸世科爲諸生時常館于烏鎮一富翁家時值黃霉令館僮焙被館僮轉付使女焙之于主妾之房至晚夾帶主妾之睡鞋而出世科整被見之拋之帳頂之上後偶歸家主

人入館忽見帳頂妾鞋卽袖藏之不言迨世科歸館更深逼妾密叩先生之門而自操刀以隨其後世科問爲誰妾低聲應之曰妾也世科曰焉有昏夜而女客可見先生乎主人逼妾再四懇之曰開門我自有說曰女客與先生有何可說卽有說明日與主人同來如再無耻必自取辱主人見世科毅然難犯卽應之曰小弟在此請開門相見旣入世科見主人持刀大驚主人曰先生無懼遂出鞋示之備述所以世科曰幸我無私否則污主人之刃矣明日固辭而去主人深愧之後登萬曆丁丑進士仕至大理寺正卿是時人多附魏黨公獨特立不阿以芳名終焉

果報聞見錄

烏青鎮志

卷四十一

舊聞上

十一

烏鎮殷實之家例于蠶畢收賑一李姓人買舟至鄉索逋夜宿舟中忽有鼠嚙其指李覺痛遂起撲殺之復睡鼠魂附于是人曰我來索汝債反撲殺我我必殺汝矣狂言至旦不醒舟人載還其家其妻問之曰汝來索債請問尊姓曰我姓張我夫欠汝債幾何曰三十兩于是設張公之位延僧禮懺七日齋禱冥資費用計如其數然後平復問其病中所言懵然不知也

同上

桐鄉縣青鎮人家畜一犬每夜犬必涉水至河南人家守宿一日主人呼犬詈之曰我食汝而爲他家守夜明日必覓殺犬者賣汝矣是夜犬見夢曰我曾負河南人家錢每夜往守

償還其錢今止欠十三文償畢卽不渡河誓報主人大德也至曉呼犬于前以十三文繫其頸曰昨夢汝云云今往還之可免涉水矣犬垂首受誠遂啣錢往擲其家卽不夜去矣未幾主人探女更深醉歸失足魚池之內犬卽號呼啣其衣拖上池岸跳至主母家前以首撞門主母驚起見犬往來池邊如指引狀攜火視之其夫尙臥池畔未醒也遂扶入室至晚語其故夫曰前夢犬云報我大德此其是矣越數月家中不戒于火舉家熟睡犬又以頭撞門且撞且吠夫婦驚起視之則火發竈前將及屋矣急救得熄主人因厚養此犬至死以棺埋焉康熙年間事 同上

烏青鎮志

卷四十一

舊聞上

十三

昨在烏戍見二理求執弟子禮于凌先生之門極爲懇誠夫二理年已四十厥子已長於凌先生則又自忘表叔之分乃能折節如此不覺與佩蔥兄弟嗟歎以爲有橫渠之風此其

好學可師也

楊園先生文集

徐宏本烏鎮人遷嘉興之鄉夫婦耕織以養父母老頗能安之庚戌大水三吳乏食治木棉復失利丐于途者甚眾或勸宏妹及笄可嫁子婦幼可歸寧本曰人之艱難皆如我矣弗聽乃身貿飴不給則益販簑衣妻亦賣篋櫛之屬得米則以食父母而已糠粃以活弗令父母知也久益困或又勸其父盍亦從而丐本聞之泣妻亦泣曰有子有婦而父乞食不可

以爲人終不聽雖隆冬大雪風雨連日不稍怠父病沒奉母
益謹人或周之妻以上其姑拜姑之賜而後受沈子幾臣述
其事而告予曰本夫婦之愚而所行若此雖古仁人孝子用
心何以過得不愛之重之而樂稱道之予敬謝之曰非子懿
德之好過于人安能察及側微若是哉

言行見
聞錄

甲午七月盜劫烏鎮前一夕茅氏以事至鎮寄米一器於凌

廣生家

原註歸安人名
戊工小兒醫

實白金六百兩其中茅氏僕不言廣

生亦不知也次日盜大至廣生將窖已貲以出顧其米將藏
之審知有金也乃舍已貲而爲之窖既慮茅氏僕知之容有
乘之行竊者以死守之不去幸盜不入其室以金仍內米中

烏青鎮志

卷四十一

舊聞上

十四

歸之人以盜之不入忠信所感云

同上

朱在虞

原註
名濬

嘗往烏鎮質衣拾遺金三錠於市同行者喜謂

曰衣可無質矣在虞念富者猶可貧者柰何質其衣仍至遺
金所待之遇求金者皇皇然來問之曰漕糧兌軍急無出貸

絲銀三錠以完漕贈

原註舊制兌軍米百石贈米九十石八斗
後漸折銀至三十八兩雜費尤眾民以

糧役破家
者無算

竟爾遺失淚下在虞出而歸之

同上

歸安茅可先應聖幼受業于烏程溫寶忠先生

原註名以介
後更名璜崇

禎癸未進士授徽州府推
官乙酉徽州陷全家殉節

終身不忘雖手披文藝勿失一字

與人言輒稱述及之茗中盜起挈二子寓居烏鎮卽凌渝安
克貞家受業數年不變渝安館于別氏未嘗使從他師曰終

身一先生足矣 同上

本鎮向有惡戶歸三如等數人播毒一方良善受害非常崇禎十七年寧波府照磨羅心樸奉憲檄署添設館印甫蒞任訪拿如等次第杖殺之 文獻

浙西丐子密爲羣駕舟散各處用迷藥百計拐騙人家男女逸去剔其目挑其筋曲折其手足號爲盆景令行乞街市日責錢若干其女子殊色者則賣爲娼或自行淫其穉而肥白者直煮而啖之故其人多強壯猙獰不懼杖責夾打間得老瘦者亦折割之而取其腦髓肝腎等物以爲藥故積財甚富賄勢豪爲之窩事露於官則夤緣說情釋放順治乙酉六月烏青鎮志

卷四十一

舊聞上

十五

有一數歲瞽目女子行乞于市悉其詳地方公同踪跡擒之計十餘人解至捕衙審問衙官某意欲庇之眾大鬪一時撲殺焉併焚其舟遠近稱快 同上

以上董志